

郭沫若 作品经典

第十一册 孔雀胆(2)



二十世纪
中国文学大师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GUO MORUO ZHUO PIN JING DIAN

郭沫若作品经典

第十一册

孔雀胆(2)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第三幕 段平章之居室

正面左半一带花格门，当中二扇可开，为出入通道。其外有望台一段，有栏杆可凭倚。月光皎洁。

右半向内凹入，成一小阁，背面有圆窗一道。窗之左右悬有弓箭铜镜之类。

小阁右隅衣帽架一，左隅为盥洗台，盥具多铜制。其右前隅有门一道，通平章夫妇之寝室。正中有一段间壁，壁上挂成吉思汗画像一帧。其下于搁架上放菊花一盆。

左右侧壁上均有古代犍陀罗壁画^①之模仿。右壁有狮头、虎头之类为饰，其下有长条搁案一，上置古装书多种。前方有侧门一，通羌奴与段宝之寝室。

左壁前方相对称处亦有侧门一道，通施继宗、施继秀之寝室。

左前置圆桌一，上敷毡毯，其上有茶壶、茶杯一具，周围有圆凳数张。

右半正中处斜置一长案，上置文具案牍诸事。有坐椅二：一在案后，一在案前靠后。

① 犍陀罗 (Gandhara)，古印度地名。其雕刻绘画吸收古希腊末期艺术手法，盛行于公元一至六世纪。

第一场

前幕之直后。幕开，场上寂无一人。

有顷，阿黎由外将花格门推开，入室，闪立一旁。

段功已改换戎装，身着披风，头戴蒙古盔，与杨渊海并肩而行，交谈入室。杨渊海着便服，脸上有创伤。

杨渊海 真是使人愤慨的事，好在我身上丝毫也没有受伤，可惜我那匹马却被他们射死了。

段 功 你是几天前离开大理的？

杨渊海 我是在十天前就离开了大理，但是一走进了中庆府的境界，就遇着了一大批的刺客，他们埋伏着向我狙击，把我所带的人差不多都射死了，马也射死了。礼物也被他们抢光了。所以我只好空着手回来，把限期也耽误了。

段 功 你说他们是刺客？（走向案旁就座。）

杨渊海 （对坐）是啦，那并不是普通的绿林豪客，而且那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有番兵，有蒙古兵，也还有色目人。我还捉着了一位色目人，把他带回来了！

阿黎在二人入室后，即退出准备进茶，此时捧茶二盏进。

段 功 你问过他什么没有？

杨渊海 我还没有问过，因为我不懂他的话，他也不懂我的话。

段 功 我看阿黎是懂各种各样的番话的，可以去带他来，我亲自审问他一下。

杨渊海 那是再好也没有。我感觉着这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阴谋，或

许我们在这位色目人的身上，就可以找得出它的线索。

段 功 这件事情，我看还不好过分的追究。

杨渊海 总管，你是太宽大了。我想在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，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把它弄个水落石出。

段 功 正是因为可能有更大的阴谋，所以我不想过分的追究。

杨渊海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
段 功 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也不只一次地告诉过你，所谓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。（转向阿黎）阿黎你去看看他们辖的马究竟怎么样了。

阿 黎 是。（下。）

杨渊海 总管，你的意思我是理解的。我一个人受伤，甚至就算是丢命吧，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，不过我看他们的诡计，并不仅在暗算我一个人，而是在图谋暗算你的。

段 功 有我在这儿一天，他们总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。

杨渊海 可是，在暗地里为非作歹，那是更可怕的。你的过分宽大实在不是办法，认真说，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同流合污的！

段 功 你要打算怎么样呢？还是你那一套，要我和明玉珍、朱元璋合流？从云南的内部干起来，是不是？

杨渊海 这正是我们最应该走的路！你应该没有忘记元朝和我们大理本来是敌国，你应该没有忘记我们大理人所受着的将近一百年的亡国惨痛！现在大江南北的义军风起云涌，正是我们将要翻身的时候，雌伏在这儿，究竟为的什么呢？我这一次回大理去，我们大理人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已经对于你有很深刻的误会了。

段 功 他们对于我怎样误会？

杨渊海 有好些人都说你是贪图富贵荣华，忘记了祖宗百年的大仇。更有好些人说，你是迷恋着公主的美色，失掉了你一向的英雄气概。

段 功 （苦笑）杨渊海，你是不是也在这样看待我呢？

杨渊海 （叹息）我是比较能够了解你的。梁王对于你的信赖，公主的贤德，我这半年来看得很清楚。但是梁王左右的廷臣都是一群坏蛋，偏见极深，无法挽救。我看你所企图的和亲的目的，终究要失败的！

段 功 失败还是成功，只好等待将来再来判断吧。在目前别人要怎样误会我，我也只好由他，不过我所企图的事情不是进行得很顺利吗？

杨渊海 很顺利吗？

段 功 是的，在我看来，实在是收到了意外的成功。你想，国王招我为他的驸马，给予了我一位贤德的内助——杨渊海，我的阿盖，你很知道，在一般人里面恐怕很难再找得出这样贤德的人吧。国王还让我和你都参预政事，把四门大营的兵权都交在我手里。他这样开诚布公，我们怎能够不为他鞠躬尽瘁呢？

杨渊海 （叹息）唉……

段 功 （见杨渊海将发言，急制止之）你不忙说吧。你让我把我想说的话说完。我回头就要到南门大营去，和你一个人这样谈话的机会是很少的。据我看来，云南的局面是比从前好得多了。为非作歹的人近来都很有顾忌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年来的收获。慢慢地来吧，“欲速则不达”啦，和平地可以达到的目的，为什么一定要用流血的办法呢？

杨渊海 (叹息) 唉，我们的根子是陷得太深，就如象池子里的荷花一样，表面上虽然开着繁茂的花，但是脚下是很深很深的软泥。衰败的时候是快要到来的。

段 功 (微笑) 你又要开始做诗了吗？哈，哈。……

阿黎出场。

阿 黎 报告总管，马已经备好好了。

段 功 好，我现在就动身出去，公主回来的时候你告诉她，说我今天晚上要回来得迟些。

阿 黎 是。

段 功 (回顾杨渊海) 杨渊海，你休息一下吧。

杨渊海 不，刚才我已经休息了好一会啦。我愿意同你一道去。

段 功 今天你可以不必去。我这儿还有好些文件没有处理，你假如不怕麻烦，请你替我代拆代行。

杨渊海 我就留在这儿处理好了。

段功偕阿黎由花格门下场。杨渊海送至门次之后折转身来就座案旁，展开文牋，埋头处理。

有顷，有唱歌之声，由远而近：

去时野火遍山赤，凯歌回奏梁王怍。

自冬抵此又阳春，时物变迁今又昔。

归来草色绿茸茸，萌芽甲折何生意！

杜鹃声里日如年，好归去！

杨渊海倾听有顷，段宝、羌奴、施继宗、施继秀、阿黎，由花格门作行军步伐鱼贯而入。入场之后仍继续歌唱，在屋中巡绕一遍，复向花格门外走出。阿黎将出门时，被杨渊海呼止。余人仍唱歌而去。

歌声渐渐消失。

杨渊海 阿黎，我有点事情要和你商量。(向阿黎走去。)

阿 黎 (停足后,又向杨渊海走去)杨渊海参政,你有什么要紧的事?
二人步至左侧壁次。

杨渊海 我要问你,在我回大理之后,那车力特穆尔是不是还时常到总管这儿来?

阿 黎 你问他吗?他就跟老鼠一样,没有一天不偷偷摸摸地到这儿来一两遍。

杨渊海 (微笑)唬唬,你比他为老鼠?

阿 黎 是啦,不象吗?简直活象老鼠!

杨渊海 我可觉得他象一条蛇,而且是很有毒的一条蛇!

阿 黎 不错,说蛇倒更要象些,只是不会冬眠。

杨渊海 你看,我们有没有方法,使他冬眠一下?

阿 黎 那很简单,只要总管许可,我随时都可以打断他的五寸子!只是(把声音忽然放低,有些感伤之意)我们的总管是太厚道了。

杨渊海 我们的公主怎样?

阿 黎 我们的公主?你说是怎样?

杨渊海 我是说她对于车力特穆尔的态度。

阿 黎 我看她是和我一样,把他恨入骨髓!

杨渊海 唔,刚才你们在唱军歌,你唱起了那首歌来,会不会想到七里关的事?

阿 黎 怎么不?我正因为回想到,所以我特别地恨那只老鼠,恨那条蛇!

杨渊海 可是那样的蛇还不仅一条呢!我现在真是有点失悔,我们从前为什么要把明二赶走!

阿 黎 你真是在失悔吗?

杨渊海 怎么不真?我这半年来为这件事情,时常在心里难过。

- 阿 黎 是什么理由呢？
- 杨渊海 什么理由？这理由你应该早就知道了。明二打进了云南，正是使我们翻身的时候，我们却把他赶走了。
- 阿 黎 赶走明二，倒没有什么。认真说，是明二自己站不住足，所以你们才能赶掉他。只是你们没有回头来把这批蛇赶走，我是不大明白的。
- 杨渊海 你是说我们应该和明玉珍、朱元璋他们一样地干吗？
- 阿 黎 怎么不应该呢？我们的段总管难道比陈友谅^①、方国珍还要弱些？
- 杨渊海 （突然变脸，以手握着阿黎的领襟）好家伙！你这个图谋不轨的小保罗！我把你抓住献给车力特穆尔丞相！
- 阿 黎 （一时不知是真是伪，颇为惶惑）啊，参政，你……
- 杨渊海 好家伙！你给我走！没有多的话说！（拉着阿黎向花格门走去。）
- 阿 黎 （开始抗拒）你，你，你这险恶的东西！你这奸细！
- 杨渊海 （释手，忽然大笑）呵，哈哈哈哈，我是和你开玩笑，呵，哈哈哈哈。
- 阿 黎 我才不和你开玩笑，你要不是奸细就应该向我叩头。（反扭杨渊海手。）
- 杨渊海 呵哈哈哈哈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我甘愿向你叩头。……
- 二人正纠缠之际，阿盖一人手持二瓶酒，悄然由花格门上。
- 阿 盖 阿黎，你怎的……
- 阿黎闻声将手释放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① 陈友谅，初为徐寿辉所部红巾军将领；后杀徐称帝。1363年与朱元璋交战身亡。

杨渊海 公主，没有什么，我在这儿和他顽皮。

阿 盖 （勉露微笑）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，杨渊海参政？

杨渊海 我到了有两个时辰光景了。

阿 盖 你脸上怎么有伤？

杨渊海 因为我在路上遇着土匪，受了点儿微伤。同时我要向公主告罪，我把公主所托付的祝寿的礼物，通通丢掉了。

阿 盖 那不要紧，反正现在也用不着了。你见到了摩呵罗嵯吗？

杨渊海 刚才还同总管在这儿谈了一会，他到南门大营里去了。

阿 盖 走了好一会？

阿 黎 没有好一会，总管走的时候，还叫我报告公主，说他今晚上说不定回来得很迟。

阿 盖 是他一个人去的？

阿 黎 不，他带了好几名卫士一道去。

阿 盖 （踌躇了一忽）那可不大妥当，阿黎，我看你应该赶快追上去。总管什么时候回来，你得和他一道回来。

阿 黎 是，我就去。（准备下场。）

杨渊海 让我也一道去吧。

阿 盖 那样更好。不过太麻烦了你。

杨渊海 不，我丝毫不感觉疲倦。刚才总管要我替他看公事，其中有一两件我还得向他请示才行。

阿 盖 好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

杨渊海将文牍卷宗抱着，与阿黎同下。

阿盖将孔雀胆二瓶置于搁架上，悲不自胜，突然倒坐于凳上，掩面而泣。

舞台转暗。

第二场

舞台转明。背景不变，房中已燃灯烛。

羌奴在右，施继秀在左，同在圆桌上缝制军服。

有间，段宝与施继宗由花格门上，同入室内。

段 宝 爸爸还没有回来，妈呢？

羌 奴 妈说不大舒服，进房间里去了。

施继宗 （至圆桌前对施继秀）你们怕缝了很多吧，我要赶工才行了。
（走入左侧门内。）

段 宝 （向小阁走去）妈！爸爸还没有回来呢。

阿盖自小阁右侧门走出，眼眶尚发红。羌奴与施继秀起立，为整饬案前坐椅。

阿 盖 爸爸还没有回来吗？

段 宝 还没有呢。妈，你不舒服吗？

阿 盖 没有什么，刚才东西吃多了一点。

段 宝 妈，你怎么在哭？

阿 盖 有点灰尘掉在我眼睛里。（步至案左就座。）

羌 奴 我帮你吹吹看好不？妈？

阿 盖 不必了，已经跟眼泪一道流出来了。

羌奴、施继秀退还原位，施继宗自左侧门抱针黹出，就座于圆桌正面。三人开始缝纫。

段 宝 （在案前徙倚，颇觉无聊，自语地）穆哥舅舅，今晚上为什么不来呢？

阿盖急用手巾掩眼。

段 宝 妈，我看我还是读《正气歌》吧。

阿 盖 （仍用毛巾揉眼）好的，你快去拿来。

段宝走入右侧门内，旋复走出，手中执书一卷。就长案后靠椅上展读。

段 宝 妈，请你教我。

阿 盖 （已忍住眼泪）好的，刚才是读到“一一垂丹青”的，我们接着读下去，我读一句，你跟着读一句。（读，段宝亦随声和之）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，在秦张良椎，在汉苏武节。”好，就只读这四句。你自己读一遍看，你读得顺口的时候，我便把意思讲给你听。这几句都是故事啦。

段 宝 都是故事吗？那才有趣啦。（兴致冲冲地朗读）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，在秦张良椎，在汉苏武节。”

阿 盖 很好，很好。你听我给你讲故事吧。

羌奴及施继秀、施继宗时时停止手中女红，倾听。

阿 盖 古时候有一个齐国，就在现今的山东。有一次出了一个奸臣，叫着崔杼，把齐国的国君杀了。齐国的太史，就是纪载国家大事的史官啦，他照着事实纪录了下来，崔杼不高兴，便把他杀了。

段 宝 那样就要杀人吗？

阿 盖 哼，他还要杀呢。那史官的兄弟看见他哥哥死了，又跑去照着他哥哥的办法，照实纪录了下来，崔杼又把他杀了。

段 宝 又杀了！

阿 盖 他还要杀呢。又有一位兄弟又跑去照实纪录，崔杼又把他杀了。

段 宝 又把他杀了。这家伙好凶呀！

阿 盖 是呵，一连就杀了他们弟兄三个人。可是还有一位兄弟，还是不怕死，又去照实纪录了。

段 宝 那又要把他杀掉喽。

阿 盖 不，这一次可却没有杀了。崔杼看见他们不怕死，拿着没有办法，也就尽他照实纪录下去了。这就是“在齐太史简”。

段 宝 简是什么呢？

阿 盖 简就是竹片子啦。古时候还没有纸，就用竹片子来著书写字。就象现在庙里求签的签那样。这齐国的太史们都不怕死，在他们所写的东西里面是包含得有正气的，那种不屈不挠的正气是凝结在他们所写的东西里面的。

段 宝 为什么那崔杼那样不讲道理呀？他做都做得，人家就写不得？

阿 盖 这是很平常的，凡是做了坏事的人总不喜欢人家说他坏，他总还要装起一个很正经的样子。就是小孩子们做错了事，也都有这样的毛病，一受了大人的申斥，总是要做出一个不好看的脸色的。

羌 奴 对啦，对啦。我们都有这个毛病。

阿 盖 所以一个人要说真话是很不容易的事，就是要照着别人所做的事情真实地说出来，也是很不容易的事。象齐太史兄弟分明晓得崔杼是一个坏人，写了会丢命，然而他们也要写。而且死了一个也不怕，死了两个也不怕，死了三个还是不怕，终于让恶人也没有办法。这才算是值得佩服的。

羌 奴 妈，经你这样解说，读书实在是有趣，以后要请你多多给我们讲书啦。

阿 盖 不过，我的智识有限得很，不能够有多的东西教你们的。

羌 奴 我能够学到妈这样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阿 盖 好吧，你是很聪明的，只要你肯用功，一定可以盖过我。

不过我今天晚上心里有点不舒服，我就只讲到这里为止。
以下明天再讲吧。宝宝，你假使不睡的话，我看你最好
把前面的温习一下。

段 宝 好的，我要把它读得来倒背如流。（起身步至案后靠椅，坐于
其上，准备诵读。）

余人复埋头专心缝纫，阿盖默坐，颇为惆怅，而勉强振作精神。

段 宝 （朗诵）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
日星。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……”

建昌阿黎出现于门次。

阿 黎 大总管回府来了。（俟段功出现后，即下。）

室中人均起立。

段功出现于门次。羌奴与段宝同时向前跑去，各执其左右手，一
同走动。

羌 奴 爸爸回来了。

段 功 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们都在用功吗？好得很。我老
远就听见宝宝在读《正气歌》，读得很明朗。

羌 奴 妈妈今晚上给我们讲了齐太史的故事，真是有趣得很呢。

段 功 听讲故事你们是顶喜欢的喽。（走近小阁处。）

阿 盖 （助段功卸去披风、头盔，挂于衣架上。其下露出戎装）你今晚
上怎么回来得这样迟呢？

段 功 我在南门大营检阅了之后，还和营里的弟兄们讲了些话
来。

阿 盖 晚饭还没有用吧？

段 功 已经在营里用过了。(抚摩羌奴与段宝之头)我看，你们在晚上不必多用功了，不要把眼睛弄坏了。继宗，继秀，也太辛苦了你们啦。你们可以早点休息。

施继宗 我们没有做到什么。——时间还早得很呢。

阿 盖 你们可以走一个人去把总管的便衣拿来。

段 功 不，回头我到房里去换。

阿 盖 去打一盆水端进房间里去，另外冲一壶茶。

施继宗、施继秀将针黹收拾入左侧居室之后，再走出。施继宗取铜盆，施继秀提桌上茶壶，同由花格门下。

段 功 (坐于阿盖适才所坐之椅上，段宝倚于膝间)明天清早一早要到东寺去，羌奴们恐怕要早点休息才好啦。

阿 盖 (亦坐于案后，羌奴倚立于其侧)明天我打算不让他们去。这两天外边的秋瘟流行，刚才你们回来之后穆哥——便病倒了。

段 功 哦？什么病？很厉害吗？

阿 盖 (不很自然地)据铁知院说：怕是伤寒。

段 功 啊，那可要当心啦。伤寒是很能够传染人，外边近来伤寒也很流行，南门大营里便病倒了好几位弟兄。

阿 盖 所以我明天想不要羌奴和宝宝们到东寺去，并且要叫他们切记不用乱吃东西。

段 功 那是很好的，就那样决定好了，反正穆哥小弟不能去，他们去也没有兴趣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的？你的脸色很不好，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

阿 盖 没有什么，只是心里有些难过。

段 功 你可要当心才行啦。没有你的时候，我倒没有觉得什

么，一有了你，万一你是病倒了，我会要失掉一根擎天柱。

阿 盖 （略呈喜色）你把我看得这样贵重！其实我太年青，什么都不懂。我倒很替你担心呢。

段 功 怎么的呢？

阿盖欲言复忍。

段 功 你有什么话不好向我说的吗？

阿 盖 （略顿）我停一会慢慢同你谈吧。（起立）等我去照拂羌奴和宝宝睡好了来。

段 功 （亦起立）那很好。好，两个小乖乖，你们同妈一道去睡觉。（抚摩段宝之头。）

羌 奴 爸爸，我们就先去睡了。

段 功 好，希望你们睡得来就给两栋木头一样。

段宝先将桌上书籍掩好，执之，与羌奴向右侧门走入，阿盖随其后，同下。

段功一人在室中徘徊一阵，见搁架上酒瓶就而取视，复放还原处。施继宗捧铜盆，施继秀提茶壶上，施继宗入段功室，施继秀就圆桌上取茶杯一枚，斟满，捧向段功。

施继秀 总管，请喝茶。

段 功 （接受）好，你可去休息，不要再照拂我们了。

施继秀 是。（向左侧门走入。）

段功将茶喝了之后，把杯放还原处。施继宗自段功室走出。

施继宗 总管，请洗脸。

段 功 好的，今晚上没有什么事情了，明天要起早，你可以去休息。

施继宗 我还要等一下公主呢，我去把公主掉换出来。（向右侧门走入。）

阿盖自右侧门出。

阿 盖 阿奴，你还没有换洗吗？

段 功 唉，现在我成了一个孩子，没有你相帮一下，我连穿衣吃饭都要成问题啦。

阿 盖 （微笑）你真会说笑话。好，我陪你去换洗去。

段 功 （指架上酒瓶）那两瓶是酒吧？

阿 盖 是的，是药酒呢。我还没有告诉你：因为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出去了。那是爸爸送给你的。他说是广东送来的药酒，对于跌打损伤很有奇效，但是一滴也不能进口，有很猛的毒。

段 功 哦，岳父老是那样关心我，我很感激。不过这样有毒的东西总得藏在僻静的地方才好，再不便写两个“有毒”的字贴在上面，不然让别人误服了是很危险的。

阿 盖 应该是这样，我因为还没有给你看，要等你回来看了之后再检点。

段功、阿盖正向小阁走入之际，建昌阿黎匆忙入室。

阿 黎 总管，丞相车力特穆尔来看你来了。

段 功 （转身）他现在来看我？怕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吧。你就请他进这儿来。

阿 黎 是。（下。）

段 功 我就等谈话完毕之后再去换洗了，反正这样穿着也并不不舒服。

二人复折回。

阿盖将室中椅凳之类略加整饬，各自坐于靠左壁之一凳上，十分沉抑。

段功走出门外望台上迎候。